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天中記卷四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王天祿

謄錄監生臣葉世倬

天中記卷四十八

明　陳耀文　撰

衮

龍衣說文天子享先王衮龍繡於下裳幅一龍蟠上向

徐按周禮衮龍衣也衣五章裳四章凡九皆絺繡而畫以爲衮衮阿曲也謂繡龍蟠屈也王之卿六命公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自衮冕而下如公之服禮記三公

一命卷天子卷冕亦作衮荀子天子袾衮衣冕

五采彰施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草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尚書益稷

山龍五服山龍青華蟲黄作繢黒宗彝白藻火赤天子五服書大傳

五采爲服上古衣毛而冐皮後世聖人爲之以絲麻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成以爲

服皇帝堯舜禹衣裳葢取諸乾坤有文故上衣玄而下裳黄秦繼戰國即天子位滅去禮樂郊社之服皆以初玄漢承掌故至顯示初服冕旒衣章以祀天地養三老五更於三雍三公九卿郊祀天地明堂皆冠冕垂旒衣裳玄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已下用華蟲七章皆五采衣裳乘輿刺史公侯九卿已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漢輿服志

章功光能聖人處天子位服日月升龍所以服其德章

其功也賢人佐聖封國愛民黼黻文繡降龍所以顯其仁光其能也續漢輿服志

龍晃黼黻天子龍晃諸侯黼大夫黻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五色備謂之繡諸侯去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卿大夫去山龍華蟲

服藻火服粉米環濟要畧

黺畫更爲昔堯帝王天下黼衣絓履不黺畫不更爲也

衮斂諸侯伐楚許穆公卒于師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以衮斂左傳上

按圖造衮秦除衮冕之制惟爲玄衣絳裳一具而已漢興亦如之中興後明帝永平中使諸儒案古衣圖書始復造衮冕之服至今用之摯虞決疑要注

衮衣朱黻韋孟詩云肅肅我祖家自豕韋衮衣朱黻四牡龍旂漢書

夢著襄服姚襄夢弟萇上御座著衮服謂官屬曰此兒

或能大起吾族後秦記

九章陸澄兼左丞泰始六年詔皇太子朝賀服衮冕九章澄與議曹郎邱仲起議服冕以朝實者經文泰附六冕漢明還備魏晉已來不欲令臣下服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令皇太子禮絶羣臣宜遵聖王盛典爲近代之榮齊書

盜衮龍服代宗時渤海質子盜衮龍服捕得之詞云慕中國衣服上赦之唐書

袞冕袞冕袞卷也畫卷龍於衣也釋名

褘衣王后之上服曰褘衣畫翬雉之文於衣也伊洛而南雉青質五色備曰翬鷂翟畫鷂雉之衣於文也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天官下內司服

屨

飾足釋名曰屨禮也飾足所以爲禮亦曰屨屨拘也所以拘足也複其下曰舄舄腊也行立久立地或泥濕故複其末下使乾腊也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蓄之不假

借人也齊人曰搏腊搏腊猶把鮓麄貌也荆州人曰麄麻韋草皆同名也麄麄措也言所以安措足也

足依履足所依也靸小履也鞮革履也說文

於則作世本曰於則作履屝

履遺不取禹之趨時冠挂而弗顧履遺而不取淮南子

履新踐地崇侯虎曰今周伯昌懷仁而善謀冠雖弊禮加於首履雖新法以踐地可及其未成而圖之六韜

丹豹穆王起春霄之宮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來前導

以文虎文豹後列雕麟紫麕曳丹玉之履敷碧蒲之席 拾遺記

俛自繫履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韓子

文王伐崇至鳳黃虛韈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謂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

之臣故無可使也

木履東方朔瑣語曰木履起于晉文公時介之推逃禄自隱抱樹而死公撫木哀嘆遂以爲履每思從亡之功輒俯視其履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稱亦自此始也見南方草

木狀

豹舄傳曰雨雪楚王皮冠豹皮爲履

喪屨齊侯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于徒人費不得鞭之

屝屨鄭申侯見齊侯曰若師出於陳鄭之間供其資糧屝屨其可也注云草屨屝屨也

踊貴屨賤景公問曰子近市識貴賤乎時公繁刑晏子曰踊貴屨賤公愀然遂緩刑晏子

爲屨金綦景公爲屨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鉤其長尺

飾金聽朝景公爲屨飾以金玉服以聽朝屨重僕不能舉之問曰天寒乎晏子曰古之制衣服冬輕而煖夏重

而清金玉之履是重而寒也公入徹履

納履踵决曾子居衛捉襟而肘見納履而踵决莊子

履失旋取昔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昭王走而履决失

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左右問曰何惜此一蹻履乎王曰

楚國雖貧豈愛一蹻履哉惡與偕出弗與俱反也自是

之後楚國之俗無相棄者賈誼書

忌履求楚昭王出奔而忘其履使人求之以百金曰吾

不忘其相從于患難之中也故論功而未及者皆無怨

矣世宗詔趙修云楚履既墜江君徘徊鐘中一聲東向

改㚇 魏書

往市忘履鄭人有欲買履者先自度足而置其坐往市而忘操之見履乃曰吾忘持度及歸取之市罷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織履爲食陳仲字子終自齊適楚楚王欲以爲相其妻曰子織履以爲食淡然而無爲樂在其中矣謝便不就

皇甫謐

高士傳

織縞徙越魯人身善織屨其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屨飾足也而越人跣縞爲冠者也而越人披髮欲不窮可得乎　韓子

車席泰美簡主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泰美吾將何屬以履之夫美下而耗上妨義之本也

珠屨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欲誇楚爲瑇瑁簪刀劍之室飾以珠玉春申君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屨趙

使大慙 史記

墮履圯下張良嘗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至良所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之父曰履我良爲取履因長跪進之 史記

履屩無下東郭先生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獘不完行雪中屩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

惰懶無履茨充字子何爲桂陽太守民惰懶多無屨足多剖裂茨教作履今江南知織履皆充之教 東觀漢記

尚書履聲鄭崇哀帝擢爲尚書僕射數諫諍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漢書

高冠厚履王莽好高冠厚履

不敢脫履曹公令曰議者以祠廟當解履吾受錫命帶敘不解履上殿今有事于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君王也吾不敢脫履上殿魏志

以履搏面劉琰妻胡入賀太后后特留胡經月乃出胡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撾胡以履搏面

胡具以言告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杖之地琰竟棄市 蜀志

武庫寶焚夜武庫火累代之寶皆焚焉孔子履漢祖斬蛇劍王莽頭 晉書

七尺三寸符犍時霖雨河水溢浦津監冦登得一履於河長七尺三寸内指跡長一尺三寸

謁陵無履帝還洛陽至陵下謁無履取左右履著下拜 晉惠帝起居注

請履申脚江州刺史王弘造陶淵明無履弘從人脱履以給之與左右爲彭澤作履左右請度度淵明於衆坐申脚令度及履至著而不疑續晉漢陽春秋

攜履西去　佛圖澄足葬後郭門吏報石季龍云是師攜一履西去季龍發其墓唯見一履與一石趙録

化鵠得履　昔有盧耽仕州為治中當元會至曉不及朝化爲白鵠至閣前迴翔欲下威儀以帚擲之得一雙履耽驚還就列内外左右莫不駭異時步隲爲廣州刺史

意甚惡之便以狀聞遂至誅滅李德明南京記

嘗著穿履王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穿履好事者多毁新履以學之後魏書

終縳履行益州道士邵碩元嶶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困卧而死後人見碩在荆州上明以一隻故履縳左脚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宋書

紫絲履高祖儉素宫人盡令著紫絲履齊書

七寶履趙飛燕爲皇后其弟上遺同心七寶綦履西京雜記

青絲履 慶安世年十五爲成帝侍郎嘗著青絲履

織履 翟方進學於京師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之列仙傳

誤著 不受阮長之字景茂爲中書郎直省夜往鄰省誤著履出閤依事自列門下以暗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曰一生不侮暗室南史

屐謎 孫廉字思約便辟巧宦凡貴要每食廉必日進滋旨皆手自煎調不辭勤劇遂得爲列卿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于廉廉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遂乃爲屐謎以

喻麃曰刺鼻不知㹧蹋面不知瞶䍃𧉮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恥辱以取此名位

居士屩朱桃椎嘗織十芒屩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屩也爲鬻米茗易之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爲屩草柔細環結促密人爭躡之

抱持取靴崔戎出爲華州刺史徙究海沂密觀察使民擁留于道不得行乃休傳舍民至抱持取其靴

䥥屐崔彥昭與王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先顯而彥昭

未仕嘗見凝凝倨不冠帶嫚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為憾至是凝為兵部侍郎母聞彥昭相敕婢多製履襪曰王氏妹必與子皆逐吾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拜不敢為怨

高頭草履文宗時吳越間織高頭草履如綾縠前代所無履下物也織草為之又非正服而被以文飾葢陰斜闒茸泰侈之象五行志

墮騗玄宗貴妃楊氏每十月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

從國忠導以劍南旗節遺鈿墮舃狼藉于道

令奴著鞋鄭仁凱爲密州刺史有小奴告以履穿凱曰阿翁爲汝經營鞋有頃門夫著新鞋者至凱廳前樹上有鸜巢遣門夫上樹取其子夫脫鞋而緣之凱令奴著鞋而去門夫竟至徒跣凱有德色僉載吏訴之仁凱曰刺史不是守鞋人

脫履北齊沈麟士性寬恕一日鄰人認其所著履麟士曰是卿履耶即脫與跣而歸後鄰人得履送還前日履

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史記

餉履齊始安王遥光生而躄疾多忌人有餉履者以爲戲已大被嫌責劉繪嘗爲牋云智不及葵亦以忤㫖南史

雙燕惠州冲虚觀有遺履軒相傳南海太守鮑靚嘗夜訪葛洪與語達旦乃去人訝其往來之頻而不見車使人往密伺之但見雙燕飛至網之得雙履一統志

抱香履抱木生於水松之傍若寄生然極柔弱不勝刀鋸乘溫時刳而爲履易于削爪乾則韌不可理也履雖

猥大而輕若通腕木風至則隨飄而動夏月納之可禦蒸濕之氣太康六年扶南貢百雙帝深嘆異然哂其製作之陋但置諸外府以備方物而已南方草木狀

躡屐不改高宗爲録尚書輔政百僚屐履到席約躡屐不改帝謂江祐曰蔡氏故是禮度之門故自可悅祐曰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南齊

蒲鞾江南李昪常履蒲鞾九國志

夢履屨䩾爲子屬體末也若夢得屨䩾者必有子息也

屨者為男子韈者為女也夢書

韈

足衣韈足衣也說文　韈末也在脚末也釋名

韈解自結文王伐崇至鳳凰之墟而韈繫解文王自結之太公問焉文王曰吾聞亡君所與處盡其後寡人雖不肖所與處皆先君之人也以無令結之文子

莫肯繫韈武王伐紂行至商山韈繫解五人在前莫肯繫皆曰臣所以事君非爲繫韈帝王世紀

韈而登席衛侯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惡之是以不敢（哀下）跪結韈景帝時王生者善爲黃老言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張釋之爲廷尉王生顧曰吾韈解爲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人或讓王生獨柰何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今天下名臣故吾聊使廷跪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漢書）

食後繫解中山王來朝成帝賜食後飽起下韈繫解成帝以爲不能而賢定陶王

賜履韈和帝召諸儒侍中賈逵黄香相難罷朝特頒賜履韈東漢記

綾羅韈魏文帝呉妃乃裁縫綾羅紬絹爲韈炙轂子

凌波微步羅韈生塵

常著韈賀劭爲人美容止與人交久益敬之在官府常著韈希見其足會稽典録

龍縞䥥巴卭人家橘園有兩大橘如三斗盎剖開每橘有二老叟皆相對象戲一叟曰我輸阿母女態盈孃子躋虛龍縞䥥八緉幽怪錄

錦袎䥥妃子死之日馬嵬媼得錦袎䥥一隻相遇過客一翫百錢前後獲錢無數太真外傳

或䥥而騎李石中人自邉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言兵至百官或䥥而騎

䥥䥥元載於萬年縣佛堂子中謁主官乞一快死也主

者曰相公今日受此子汚泥不怪也乃脫韈韈塞其口而終劉賓客嘉話

不韈而鞋唐臣李仁矩董璋置酒召仁矩仁矩辭醉不往於傳舍與倡妓飲璋怒率衙兵露刃之傳舍仁矩惶恐不韈而鞋走廷中璋責之五代史

拆韈線僞蜀吏部尚書韓昭多能而皆不精朝士李台云韓八座事業如拆韈線無一條長北夢瑣言 凡事如僧削髮無有寸長外史檮杌

屐

踐泥屐檋也為兩足檋以踐泥也帛屐以帛作屐如屩者也不與帛屩而曰帛屐者屩不可以踐泥屐可以踐泥也故謂之屐釋名

拊木製屐介子推逃祿隱跡抱樹燒死文公拊木哀嗟伐而製屐每懷割股之功俯視其屐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稱遂起於此異苑

孔子屐孔子至蔡解於客舍人夜有取孔子一隻屐去

盜者置屐于受盜家孔子屐長一尺四寸與凡人屐異（論語隱義注）

振方屐孔穿振方屐見平原君（孔叢子）

直出屐行袁盎使吳吳王使圍守之乃力决帳直出屐行七十里（漢書）

解屐升轂范升奏云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戎使者三到乃肯就車脫衣解屐升於華轂（東觀漢記）

橋下據屐鄭玄在馬融門下業成辭歸融心忌之鄭玄

亦疑有追乃坐橋下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橋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後竟以免語林

軟林平底宣王初欲追諸葛亮于關中亮多置蒺藜帝使軍士三千人著軟林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後馬步俱進追至赤岸始知亮死晉書

屐折齒謝安遣弟石及從子玄征符堅所在充安方對客圍碁有驛書到碁畢還内過户限心喜不覺折屐齒

踏雞子王述性急嘗食雞子以著刺之不得便怒擲于

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以屐齒踏之不得嗔甚撥口中嚼而吐之

著蠟屐祖約好財阮孚好著蠟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物財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蠟屐因嘆曰未知一生當著幾兩屐神色閒暢於是勝負始分

鐵屐石勒擊劉曜使人著鐵屐施釘登城

陰卯舊爲屐者齒皆達名曰露卯泰元中忽不復改名

陰卯亦復妖也識者以爲卯謀也必有陰謀烈宗末驃騎參軍袁悅之始有陰謀之事及隆安初遂至大亂晉中興徵

神說木屐去齒謝靈運好山水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障數十里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則去其後齒

新屐不受虞玩之高帝鎮東府朝廷致敬玩之爲少府猶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視之訛黑釘脫莫斷以芒接之

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高帝咨嗟因賜以新屐玩之不受問其故答曰公之賜恩華俱重但舊簪弊席復不可遺所不敢當帝善之

認屐不取劉凝之有嘗認其著屐笑曰僕已敗令家中不覔新者還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

玉屐襄陽有盜發古冢傳云是楚王冢獲玉屐金屏風

木屐畫屐延嘉中京師長皆著木屐婦女始嫁作漆畫屐五色采爲系後黨事起九族俱繫婦人桎葢木屐之像也風俗通

足著木屐袁閎字夏甫汝南人也築室于庭首不著布身無單衣足著木屐黄甫謐高士傳

杖荷屐劉盛公枝江人桓司空臨州與上佐遊于靈溪盛公詣市還著阜葢布裙以杖荷屐詣桓司空庾仲雍荆州記

金蹄屐趙嫗者九真軍安縣女子乳長數天不家入山

聚羣盜常著金擒蹝屐 劉欣則

躡屐高屐王子敬兄弟見郄公躡屐問訊甚修外生禮及嘉賔死著高屐儀容輕慢每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郄公慨然曰若使嘉賔不死鼠輩敢爾 世說

變屐廣平進方先期望見一人著赤袴褶知是鬼魅乃以刀斫之乃死良久方變是所常著屐 集異記

屐行水上丹陽縣有梅姑廟始生時有道術能著屐行水上後負道法壻怒殺之投其屍于水上乃隨波流漂

至今廟處晦望之日時見水霧中曖然屐異苑

白荊屐劉禎譯廣州刺史韋朗昭有白荊屐六七十里宋元嘉和記

著屐杖策左慈見孫討逆著鞭驅馬慈著木屐杖策徐步然終不能及乃止神仙傳

餘材作屐王褒僮約曰持斧入山斷䡞裁轅若得餘材當作俎几木屐

挈屐而歸何隨家養竹人盜其筍隨行見恐盜者覺挈

屐而歸 華陽國志

方頭屐昔作屐婦人圓頭男子方頭葢作故意欲别男女也太康婦人皆方頭屐與男無異 搜神記

布裳木屐戴良嫁女布裳木屐 汝南先賢傳

麄屐爲使麄屐為使令卑賤類也夢得麄屐得僮使也 夢書

鞾

武靈服鞾木胡也趙武靈王服之 釋名

繡韠慕容晃與顧和書曰今致繡韠一量

織成韠武與楊彪書曰奉足下織成韠一量

五彩織成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皆著五彩織成韠鄴中記

遺韠有人遺趙柔韠數百枝柔與子善明鬻之於市有人從柔買柔索絹三十疋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千疋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摇動心也遂與之後魏書

換韠任城王堦爲幷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

馬又換其新韉而去婦人持故韉詣州言之滑名城外諸嫗以韉示之紿曰有乘馬人于路被賊劫害遺此韉焉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著此韉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一時稱明察北齊書

自作鄭太妃初與神武避葛榮同走并州貧困爇馬屎自作韉

方屧而韉建中初贈司徒沈易良之妻崔氏即太后之季父母也上見之方屧而韉唐書

阜韡隋煬帝數出幸因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紫次朱次青皂韡乃馬鞋也後世循襲遂為朝服朱語錄

氈韡唐馬周以麻爲韡殺其靿加以之氈韡紀原

羊韡開元中裴叔通以羊爲韡隱麖加以帶子裝束

麂韡朱桃椎益州成都人長史竇軌遺以衣服麂幘麂韡之地不肯服本傳

長靿北齊全用故服長靿韡筆談

賣韡爲業仙人文賓大邱人也賣韡爲業列仙傳

醉使脫韡李白供奉翰林嘗侍玄宗醉使高力士脫韡力士恥之摘其詩激楊貴妃帝欲擢白爲妃沮止唐書

先韡韡涼州民先韡韡從軍之物然後作衣傳咸衣

屩

躡屩擔簦虞卿者游説之士也躡屩擔簦説趙孝成王一見賜黄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史記

作屩供食江夏劉勤字伯家貧作屩供食常作一量屨

斷勤置不賣出行妻賣以糴米勤歸炊熟怪問何所得米妻以實告勤責妻曰賣毀物欺取其直也因棄不食仕至司徒 謝承後漢書

敗屩聚道元康之末至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屩自聚於道多或至四五十兩人散去之投林草中明日視之悉復矣民或云見狸銜而聚之世之所説屩者人之賤服而當勞辱下民之象也敗者疲弊之象也道者地理四方所以交通王命所由往來也今敗屩聚於道者

象下民疲疾將衆聚爲亂絶四方而壅王命搜神記

空中投屩劉敬宣嘗夜與僚佐宴空中有投一隻芒屩於坐墜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一寸已經人著耳鼻間幷欲壞頃之敬宣參軍司馬道賜反敬宣爲其所害宋書

膏粱著屩張暢在彭城爲魏太武所圍太武遣李伯至城欲與暢語李伯曰君南上膏粱何爲著屩君而著此使將士云何暢曰膏粱之言武誠爲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

悉使芒屩沈瑀爲餘姚令瑀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得自擬貴人悉使易芒屩粗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捶_{齊書}

芒屩習行褚彦回幼有清譽宋元嘉末魏軍逼瓜步百姓咸負擔而行時父湛之爲丹陽尹使其子弟并著芒屩於齋前習行或譏之湛之曰安不忘危彦回時年十餘歲甚有慙色

青袍芒屩侯景即位童謡曰脱青袍著芒屩荆州天子

挺應著梁書

柴車草屩何點爲尚書乘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

布袍芒屩沈衆武帝時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布袍芒屩以蘇繩爲帶朝士共誚其所爲陳書

芒屩稻中孟元陽起於陳許軍中理戎整肅曲環主屯作西華陽芒屩立稻中須役者退而去唐書

至市貨屩劉禎長少時居丹徒家至貧劇方回數出南

射堂射劉徃市賣屩路經射堂邊過人無不看射堂劉過初不迴顧方回異之遣問信答老母朝來未得食至市貨屩不得展詣後過劇之呼使來與共語覺其佳俗記

嚼屩南方人至京師者人戒之曰汝得物唯食慎勿問其名也後詣主人入門内見馬矢便食惡臭乃步進見敗屩棄於路因復嚼殊不可咽顧伴曰且止人言不可皆信後詣貴官爲設饌因相視曰故是首物且當勿食笑林

著屩牧羊漢卜式爲郎在上林中布衣而牧羊注屩草

屨也南方謂之蹻本傳

樓觿垂釣張志和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帯樓觿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本傳

屧

步屧白楊袁粲爲丹陽尹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南史

斫屧爲業江泌字士倩濟陽人也少貧好學晝則斫屧

爲業夜則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掩卷升室齊書

寶屧臨川王宏奢侈過度後庭數千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寶屧直千萬梁書

笏

備忽忘釋名曰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啟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或曰笏可以簿一物

球玉魚須笏天子以球玉爲之挺然而方其首示無所屈於天下諸侯以象前詘後直圜其首屈於天子也大

夫以魚班飾竹士竹本前詘後詘又示無所不屈焉（禮記）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大戴禮）天子之笏謂之珽珽然無所屈也（五經要義）士竹笏飾以象骨大夫飾以魚須（三禮圖）書君教令笏以書君教令記善剌過令之手板以象牙（仲長子）白筆紫囊古者貴賤皆執笏主書君上之政令有事則搢之于腰帶中近代以來唯八座尚書執笏者白筆綴

手板頭以紫囊裹之其餘王公卿士但執手板板主于敬不執笏亦非記事官也（輿服雜事）

示無讎武王不閉外門以示無懼去劍搢笏以示無讎（周書）

代以手板應仲遠云昔荆軻逐秦王其後謁者持匕首以備不虞從此侍官執刀劍漢高祖偃武修文始制以手板代焉（周遷輿服雜事）

玉笏孟岐清河之逸人也年可七百歲語及周初時事如目前岐時侍周公升壇上岐以手摩成王之足周公

以玉笏與之郭子横洞冥記

執板入閤陳蕃爲光禄勲范滂爲主事以公儀詣蕃執板入閤至坐不奪滂投板振衣而去郭泰責蕃曰以堦級言滂宜有敬以類數推之至閤宜省後漢書

舉笏相短獻帝嘗見郗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民流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長短江表傳

執板交拜朱治領吳郡舉孫權爲孝廉後權爲吳王治

每見權常執板交拜（吳志）

手板擊幘王敦表温嶠爲丹陽尹因餞會錢鳳自起行酒至鳳未飲嶠僞醉以手板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行酒敦不説兩釋之（晉書）

倒持桓温秉政謝安王坦之往候之坦之倒持手板

使人多忤庾道憝尤精相板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顔見道憝託以己板爲他物令道憝占之道憝曰以乃甚貴然使人多憯忤祐以褚彥同詳密求換

其板他日彦因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其不說休祐具以狀言帝乃意解 宋書

手板冨貴綦母珍之在西州時有一手板相者云當貴每以此言勲帝又圖皇門郎帝嘗問之曰西州時手板何在珍之曰此是黄門手板官何須帝大笑

玉手板豫章王嶷薨見形於第後園乗腰輿指麾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授一玉手板與之謂曰橘樹一株死可覔補之因出後園閤直兵倒地仍失手板 齊書

手板牒啟𠕀朱榮既誅得其手板上有數牒啟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可制矣北齊書

拍背不瞋文襄疑文宣佯愚慮其有後變將陰圖之以問崔暹暹曰嘗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背而不瞋乃將犀手板換暹竹者自指拭下翫視之以是知其實癡不是慮也帝既鑠暹責其徃若打背暹自陳所對文襄之言以功求贖死帝悟曰我免禍乃暹之力釋

而勞之

書觔魏徵薨帝後臨朝嘆曰朕比使人至家得書一紙始半稾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任惡人則國獘公卿之内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謹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可以興矣其大槩如此朕顧思之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

故笏魏徵五世孫謩帝問家書詒頗有存者乎謩對惟

故笏在詔令上送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識朕意此笏乃令之甘棠

衛公故物韋端符衛公故物記三年冬端符於三原令座中揖其羣官有客曰某丞李謂端符曰是衛公之胄也其家傳賜書與他物服十餘物訖讌端符即丞居為客謁丞延入就次因請以覿丞慘然曰諾即奉賜書一函它物一出發眎有玉帶一公擒蕭銑時所賜于闐所獻素錦袍靴袴皆非華人所為象笏不類今笏火

鏡椰杯凡十三物文王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事丞因請韋作衛公故物記文粹

還笏褚遂良帝將立昭儀遂良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丐歸田里

書字以誡崔滌玄宗時嘗朝夕宮掖出入無間慮有所漏洩乃於滌笏上親書慎密二字以誡之唐書

笏囊張九齡體弱有緼藉故事公卿皆搢笏於帶而後
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爲笏囊自九齡始
舉笏却揖宋璟告滿入朝公卿以次謁易之等後至促
步而附璟舉笏却揖唯唯
擊姦臣顔少連裴延齡方横無敢忤者嘗與少連會田
鎬第酒酣少連捉笏曰段秀實笏擊賊臣今吾笏將擊
姦臣奮且前元友直在坐勸解之
奪笏擊泚段秀實朱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

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并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吾豈從汝反耶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顙流血𩑶面匍匐重積崔琳每歲時宴于家以一榻置笏重積其上以笏叩頭宋申錫豆盧署誣告與漳王謀反時二月晦羣司皆休中人馳名宰相至中書舍人唱曰所召無宋申錫申錫始知得罪望延英門以笏叩頭還第置笏在陛崔元亮改諫議大夫鄭注誣宋申錫捕逮倉

卒內外震駭元亮率諫官叩延英苦諫反復數百言文
宗未諭元亮置笏在陛
執笏簾外宋遜爲連州參軍刺史聞其善歌使教婢日
執笏簾外唱吟自如
擇笏以賜李絳面諭吐突承璀用兵無功合從顯責又
論承璀於軍中立聖政碑事不可舉上初怒色變絳語
不已詞旨懇切因泣下上察其意乃大開悟拜絳爲中
書舍人即命曳去所立碑曰微絳語吾不知爲損又面

賜絳紫親為絳擇笏以賜之因謂之曰爾他時勿易此心唐書

舉笏示所記韋貫之武蕭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

舉笏擊面常達歸賊薛舉奴張貴曰識我否達瞋目曰若乃奴耳貴忿舉笏擊其面達不為懾

晝地陳守賈隱林德宗見隱林偉其貌問家世答曰故范陽節度副使循臣從父也帝異之引至卧内以手板

畫地陳攻守計

衣紫擁笏賈直言始劉悟子從諫責甚見直言輒衣紫擁笏以兵自衛直言諫悟曰郎少年毋使襲山東態朝服可擅著耶

陽墮司空圖會遷洛陽柳璨希賊臣意誅天下才望助喪王室詔圖入朝圖陽墮笏趣意野耄璨知無意於世乃聽還

青石手版高駢呂用之憚其術窮且見詰乃刻青石手版

爲龍蛇隱起文曰帝賜駙使人潛植几上駙得之大喜居安思危元稹閣下以文皇勅起居郎書居安思危四字於笏上爲至戒矣上裴相書

合以憤烈孫樵文貞公笏銘靈豸鹿角比于獻骨合以憤烈在公爲笏文粹

三世一笏韓皐家自黄門以來三世傳執一笏經祖父所執未嘗輕授於僕人之手歸則别致在臥内一榻以示敬謹唐語林

笏架會昌以來宰相朝則有笏架入禁中逐門傳送至殿前朝罷則置于架上百僚則各有笏囊吏持之常朝錄

帛裹陳希烈不便執笏騎馬以帛裹令左右執之李右座見云便爲將來故事

休咎必驗李參軍善相笏知休咎必驗呼爲李相笏又龍復本者無目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南部新書

以象笏賜唐明宗天成元年八月丁酉以象笏三十二

賜百官之無笏者五代

叩顙何澤邪佞嘗班退獨蜀以笏叩顙北望而呼曰明

主明主

以笏畫地陳勝負王彦章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陳勝

負趙巖等劾不恭勒還第

美手玉板晉明爲太子時嘗戲殿前以玉手板美銅幡

螭口手傾溜入螭服中不能出入後見一白鼠出入螭

口郡國志

手版拄頰王徽之爲桓冲參軍冲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酧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本傳

未嘗書笏王播善占奏雖數十事未嘗書于笏

書事于笏余靖奉使入辭書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為目上顧見之問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上指其字一一問之盡而後已

笏擊僕死晏殊坐以笏擊死僕隸出守南京詩話

三笏異用邱璺爲兩浙進表開寶末年廣州牙綱到吏私藏一牙璺易得之命工解笏得五面其中三面甚大上曰此笏紅文光瑩頗殊等有一聶長史者年過八十獨善相笏召使相之既至命水洗手取其大者向日視之曰此王侯笏也然生人不當秉又舉次者曰宰相笏也又取第三者熟視之曰卿監笏也亦可爲節度使而非真其後不數日忠懿王急須一大笏璺乃以第一面附歸藎欲致之於武肅王祠中備供養耳又月餘沈相

公遣堂吏欲致新笏遂以次者進于相第執之十餘年餘第三面緘以奉錢昭晏晏後太平興國二年除衛尉卿知滑州皆如聶之言嗟乎三笏同出異用物固不逃于數矣是何聶老之術其妙如此耶見錢希白小說

借緋笏沈良除大理寺丞通判吉州借緋遂至鋪家買一笏次有一道士行乞至鋪見沈持笏乃曰貧道善相笏見沈笏曰此只是借緋笏耳官人爭得似賜緋賜紫笏遂自出一面授沈曰此笏借緋兼是吉州通判執得

沈大驚延於靜室祈以向去之事道士笑曰但且赴任如獲罷後貧道方爲官人别選一面朝官笏曰何時曰明年六月乃去不見明年六月良果卒於吉州章服品第只此可以知其前定矣

相手板經相手板法出蕭何或曰四皓初出殆不行世東方朔見而善之曰此非庸人所至魏司空陳長史見此書歎伏以示許士宗韋仲將管輅而推歎郭景純以夜無晝方得其妙理初學記

齎手板與建平王宏文帝子也元凶劭弑立孝武入討劭録宏殿内自拔莫由孝武先嘗以一手板與宏宏遣左右親信周法道齎手板詣孝武事平以爲尚書左僕射 宋書

以手板築明帝起事諸方并舉兵帝謂蔡興宗曰頃日人情言何事當濟否興宗曰今未甚豐賤而人情更安以此筭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尚書褚彦回以手板築興宗

不已上曰如卿言

署謹密字崔澄性滑稽善辨帝恐漏禁中語以謹密字

親署笏端

袍

内衣袍丈夫著下至跗者袍苞也内衣也釋名

繭袍如絮曰繭繭以緼曰袍說文纊爲繭緼爲袍玉藻

博袍楚莊王鮮冠組紐纓絳衣博袍以理其國政也墨子

緼袍曾子居衛緼袍無裏十年不制衣莊子子思居衛緼

袍無裏田之方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子思竟不受說苑原憲之緼袍賢於季孫之狐貉鹽鐵論

綈袍戀戀秦相范雎與魏人須賈有隙及賈使秦雎自稱張禄先生見賈寒取一綈袍以賜之及數其罪曰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史記

錦袂袍文帝使遺單于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漢書

赤霜袍上元夫人降武帝服赤霜之袍雲綵亂色非錦

非繡不可得名 漢武內傳

練袍倪寬練袍衣若僕妾今若庸夫 鹽鐵論

省鹿袍袁安爲光禄勳至省鹿袍糲食 續書

都禄大袍三老五更皆服都禄大袍

后袍極麤明德馬皇后袍極麤踈諸王朝望見反以爲綺 東漢記

詔給皂袍樂松者家貧無被糟食自此詔給帷被皂袍 華嶠後漢書

緼袍糟食桓鸞字始春焉弟也少立志行緼袍糟食不求盈餘以濁世恥不肯仕袁山松後漢書

解袍以賜薛夏字宣聲黄初中爲秘書丞帝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帝見其衣薄解御袍以賜之魏畧

吟詠緼袍彭羕字永年姿性驕傲多所輕忽唯敬同郡秦安薦之於太守許靖曰竊見處士綿竹秦安應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緼袍也蜀志

賜印大袍江東賜凉州刺史張駿真金印大袍王隱晉書

簞食緼袍鄭冲以儒雅爲德蒞職無幹局之譽簞食緼袍不營資産以此重之

賜鶴綾袍惠帝自鄴還洛陽賜中書監盧志鶴綾袍一領袍裏千端武帝賜桓伊錢百萬袍裏千端

送袍明懷慕容冲進逼苻堅堅送一領錦袍遺冲曰古者交兵使在其間令送一袍以明本懷

十年不製卞彬蚤蝨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一袍之緼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之多病起居

甚踈膚寢敗絜不能自釋 齊書

青袍白馬侯景將爲亂時謡曰青袍白馬壽陽來後景軍中悉著青袍景長乗白馬 梁書

軍著絳袍臨賀王正德侯景之亂正德爲平北將軍屯朱雀航景王正德乃北向望闕三拜歔欷流涕引賊入宣陽門與景交揖馬上退據左衛府先是其軍皆著絳袍袍裏皆碧至是悉反之賊以正德爲天子

緋襟背袍武皇出緋紫單羅銘襟背袍以賜文武臣其

袍文各有炯戒諸王則飾以盤石及鹿宰相飾以鳳池尚書飾以對鴈左右將軍飾以麒麟左右武衛飾以對虎左右鷹揚飾以鷹左右千牛飾以牛左右豹韜飾以獅子左右金吾飾以象又名其襟背作八字迴文焉唐書

絳紗袍肅宗爲皇太子受册當被絳紗袍太子以爲與皇帝同稱辭不敢當下百官議帝手勑改爲朱明服

十年不易薛平能守法度理身儉薄一緑袍十年不易恩加朱紱然始解去

青龍袍石虎臨軒大會著青龍袍鄴中記

糲食緼袍袁彭字伯楚爲南陽太守政以清潔糲食緼袍不改其操鍾岐良吏傳

褐

短衣說文褐短衣也

褐之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蕊兮余無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哀上

褰褐東郭書知宋之將亡故褰褐而過鬲其朝曰宋將有荆棘故褰褐而避之也居三年宋果亡韓詩外傳

被褐食牛五羖大夫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自鬻秦客被褐食牛期年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史記

短褐詣王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爲鹽女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乃拂短褐自詣宣王曰願當君盛顔新序

衣褐懷璧趙惠文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遺趙王書願以十城易璧趙遣藺相如奉璧秦王無償城色相如使

衣褐懷璧徑道亡歸 史記

衣褐見上婁敬隴西人過洛陽衣羊裘因齊人虞將軍求見上虞將軍欲爲易其衣不肯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遂見説上西

裋褐不完貢禹上書云年老貧窮家資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裋褐不完 漢書

被褐要説張玄字處徵有才畧以世亂不任司空張温數以禮辟不能致温以車騎將軍出征凉州將行玄自

蘆被褐帶索要說温不能用　後漢

振褐皇甫謐字士安上書曰咎繇振褐不仁者遠矣　晉書

短褐穿結　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陶潛五柳先生傳

澤父褐衣有澤父冠葭蘆之笠納麄之屨莎裳褐衣　符子

穀皮蠻夷取穀樹皮熟搥之以爲褐　裴記

披褐懷玉世家多所宜欬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爲蒭　趙壹疾邪賦

帳

施於牀上幬謂之帳爾雅 帳張也張施於牀上也小張曰斗形如覆斗也釋名

帳中擊筑燕丹太子曰秦始皇置漸離于帳中擊筑

綈帳秦時奢侈綈帳綺繡土木珠紫三輔舊事

素繐帳茅君當受神靈之職衆賓皆至忽然有素繐帳於屋下數數重白氈金案玉杯人皆醉飽神仙傳 茅君仙去民爲立廟茅在帳中與人言

甲乙帳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爲甲

帳其次爲乙帳甲以居神乙以自居漢武故事東方朔曰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四達之衢漢書

避帳中丞相公孫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史記

帷帳塞牎馮魴永平中上行幸於諸國敕魴車駕發後將鞮騎宿玄武間複道上詔南宫複道多惡風寒老人居之且病靡苦内者多取帷帳東西竟塞諸牎望令致

密 東觀漢記

五色帳大秦國金織成五色帳又有明月夜光珠帳 魏畧

白珠帳斯條國王作白珠交結帳 吳時外國傳

帳中鼓箏呂布將辭袁紹還洛紹欲殺之明日當發紹遣甲兵三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于帳則僞使人于帳中鼓箏紹兵卧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床被謂爲已死明旦紹訊問知布尚在

親兵繞帳典韋拜都尉太祖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

常繞帳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

疏帳蔣欽字公奕拜左護軍權嘗入其内母疏帳縹被

權嘆其貴而守約敕御府爲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吳志

武帳割分張方兵入洛御寶織成流蘇武帳皆割分爲

馬韀矣晉後畧

帳中展轉許侍中顧司空俱作王丞相從事帝夜在丞

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便使入已帳中眠顧至曉猶展

轉不得熟寐許上牀便大鼾丞相因語諸客曰此中亦

是難眠處耳郭子

施絳帳桓玄小會于西堂殿施絳綾帳鏤黃金龍御五色羽葆流蘇羣臣切相語曰此頗似轜車亦王莽仙蓋之流晉令

夫人故帳桓玄在南州妾當産畏風應須帳桓曰不須作帳可以到夫人故帳與之俗說

絳文帳劉植詣石崇如廁見有絳文帳大牀茵褥甚麗不得行乃更如他廁語林

令帳中臥郄超爲桓温參軍時謝安王坦之嘗詣温温令超帳中卧聽安笑曰郄生可謂入幕之賔矣世說

開帳拂褥卞範之爲丹陽尹羊孚南州嘗還往卞許云下官疾動不堪坐卞便開帳拂褥羊遥上卞大床入被須枕卞乃迴坐傾睞移晨達暮羊去卞執手曰我以弟一理期卿卿莫負我

流蘇斗帳石虎御床辟方三丈冬月施熟錦流蘇斗帳四角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流蘇或青綈光錦或用緋綈

登高文錦或用紫綈大小錦絲以房子錦百二十斤白縑裏名爲裏複帳帳四角安純金銀鑿金香爐以石黒燒集和名香帳頂上安金蓮花花中懸金薄織成枕囊春秋但錦帳表以五色綖爲夾帳夏用紗羅或綦文丹羅或紫縠文爲單帳鄴中記

蒼鵝入帳高祖圍廣固夜忽有烏大如鵝蒼黒色飛入高祖帳中胡蕃起賀曰蒼黒北方之色黒烏歸我大吉之兆也明旦攻城陷之宋書

百子帳吐谷渾王河南其國多善爲有屋宇雜以百子帳即穹廬也（齊書）

大帳煬帝北廵欲誇戎狄令宇文愷爲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推移倐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隋書）

竹帳高祖時吳王杜伏威獻竹帳上以勞人不受（唐書）

衙帳自破始畢可汗衙帳無故自破高祖曰此何祥也

內史令蕭瑀進曰昔魏文帝幸許昌城門無故自壞帝惡而返其年文帝崩始畢帳壞即其類也高祖然之

置神帳中李少君置武帝李夫人神影於帳中令帝覩見之桓譚新論

書囊爲帳翟酺上事云漢文帝連上事書囊以爲帳惡聞紈素之聲益部耆老傳

元帝時奏太極殿施絳帳帝詔曰漢文以上書皂囊爲帷冬月青布夏青疏晉令

胡服帳靈帝好胡服帳京師皆競爲之後董卓擁胡兵

掠宮掖 風俗通

帳中異書蔡伯喈到江東得論衡中國諸儒覺其談論更遠嫌得異書求帳中隱處果得之 抱朴子

皁帳魏武帝慼嫁娶之僭上公卿適人不過皁帳 傅子

練帳魏武遺令曰吾與妓女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床練帳月朝十五輒向帳作樂

白綃帳蜀先主甘后坐于白綃帳中於戶外望之如月下聚雪 拾遺錄

交結帳斯調王作白珠交結帳金牀上殿天竺佛精舍

天竺王見珠圓好意欲留臣下諫乃止 吳時外國傳

烏練帳東齊夏施烏紗帳四率坊洗馬坊烏練帳

角頂大帳晉朱黃祖奉親至孝母病篤天漢開明有一老公將小兒持箱自通即以兩丸藥賜母服之患頓消因停宿夜中聽事上有五色氣際天琴歌清好祖往視之坐大帳裏四角及頂上各有一大珠形如鵝子明彩炫燿 幽明錄

虎帳左哀十七衛侯爲虎帳于藉圃

琉璃帳董偃常卧延清之室設紫琉璃帳拾遺記

三雲成帝設雲帳雲幄雲幕於甘泉紫殿世謂之三雲殿西京雜記

歸藏曰昔女媧筮張雲幕而攸占神明　帝爲后别開遠條館賜紫茸雲氣帳　后以真蠟矢獻萬年蛤粧五成金霞帳帳中常若滿月趙飛燕外傳

四寶帳隋煬帝建迷樓樓上設四寶帳一曰散春愁二曰醉忘歸三曰夜酣香四曰迎秋月皆雜寶所成南部烟花記

七寶帳武后時嬖臣張易之爲母臧作七寶帳有魚龍鸞鳳之形

繡羅帳李嶠當則天朝拜相帝幸宅見臥青絁帳賜御用繡羅帳嶠臥不安席明日奏少時相者謂不當華欲用舊知命錄

㦧紫帳武侯常御紫宸殿設㦧紫帳

翠羽帳玄宗皇后王氏廢爲庶人當時王諲作翠羽帳賦帝

五王帳帝友愛至厚殿中設五幄與諸王處號五王帳
明皇傳
鏁子帳楊國忠鏁子帳希世之寳時人不能計其直
白紬帳酷吏吉温楊國忠當國引拜京畿閞内採訪使
安禄山敕吏設白紬帳于傳以俟命
紫綃帳元載芸暉堂戶牖内設紫綃帳得於南海溪洞
中酋帥則鮫綃之類也輕疏而薄如無所礙雖屬凝未
而風不能入盛暑則凉自至其色隱隱焉忽不知其帳

也謂臥内紫氣也桂陽雜編

金絲帳元載寵姬薛瑶英載爲處金絲帳

珷玥帳武宗起望仙臺珷玥帳

珠玉帳李蔚咸通十四年詔迎佛骨乃以珠玉爲帳

連珠帳同昌公主堂中設連珠之帳續珍珠爲之也桂陽編

青纁帳錢鏐夫人常以王寢帳墮裂乃造青纁帳將易之王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但慮後代皆施錦繡耳卒不用吳越備史

幔

幕掩幔幕也（說文）幔漫也漫漫相連綴之言也（釋名）幔掩也（廣雅）

鸞章錦幔周穆王時鸞章錦幔者厗連國獻馬錦文如鸞翔（拾遺記）

盛土爲堤岑彭與吳漢戰隗囂壅谷水以縑幔盛土爲堤灌城（東觀漢記）

羅縠爲幔吳主趙夫人巧妙無雙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權使夫人出其意思

焉答曰妾欲窮慮盡思能使下綃帷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蔽礙列侍者飄然自涼若御風而行權稱善夫人乃拒髮以神膠續之神膠出鬰夷國接弓之弦百絶百續乃織爲羅縠累月而成裁之爲幔內外視之飄心如烟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尚軍旅常以此幔自隨以爲征幕舒之則廣縱一丈卷之則可納于枕中時人謂之絲絶拾遺記

鶢㑹晉安王子勛叛逆取所乘車除脚以爲輦其夕有

鶡集其慢 宋書

路行開幔曹景宗爲揚州刺史性躁動不能沉默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雲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此邑邑使人氣盡 梁書

隔幔出妓柳惔甚重婦頗成畏憚性愛音樂女妓精麗

畧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惔狎密而為惔妻敬賞稷每詣惔先相聞夫人惔每欲見妓但因稷請奏其妻隔幔坐妓然後出惔因得留目

隔幔授業苻堅以太常韋逞母宋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乃就家立講堂書生百人隔紗幔而授業焉秦記

黑幔繞車陸機夢黑幔繞車手決不開至明見誅別傳

隱幔庾太尉亮有見年數歲温太真常隱幔怛之驚曰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為論者乃謂不惑

于亮世說

雨不張幔將冬不服裘夏不操衣天雨不張幔蓋名曰禮將不躬禮以知士卒寒暑也六韜

布幔戰時皆取船上布幔布衣漬水中積聚之賊有炬炎箭以掩滅之軍令

幌幭帷屏風之屬說文洛陽城十八觀皆籠雲母幌洛陽記

幬幬單帳也說文黄昌夏多蚊貧無幬傭債爲作幬謝承漢書注

羊續爲廬江太守臥一幅布幬穿敗糊紙補之中楚

將子發求伎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願以伎自効子發禮之後齊伐楚偷乃夜解齊將之幬獻之子發因復還之齊將懼而退淮南子

青盧䰰武帝少時常與袁紹好爲遊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帝乃抽刀刼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入棘林中紹不能動帝復大叫云偷人今在此紹遑迫自擲出遂俱免世說

簾

戸幃簾廉也自障蔽為廉恥也釋名　簾戸蔽也聲類　戸幃曰簾通俗文　宋魏陳楚謂之曲或謂之麹自關以西謂之箔南楚謂之蓬簿揚子方言

閉肆下簾嚴君平筮卜成都市日得百錢則閉肆下簾而後老子漢書

隔簾奏樂夏侯亶性節儉不事華侈晚頗好奇梁有妓妾數十人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樂時謂簾中夏侯妓衣梁書

織簾先生 沈麟士字雲禎有高尚之心居貧織簾誦書號為織簾先生

題簾箔柳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萬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屐題簾箔旌曰永明十一年因充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

垂簾與語 張嘉貞蒲州猗氏人也弱冠應五經舉拜之鄉尉坐事免歸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採訪使薦嘉貞

材堪憲官請以己之官秩授之則天名見垂簾與之言嘉貞奏曰以臣草萊而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霧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所有未盡則天遽令卷簾與語大悦擢拜監察御史唐書

粗竹織成尚書李廙有清德其妻劉晏妹也晏常造廙見其門簾甚弊乃揩度廣狹以粗竹織成不加緣飾將以贈廙三攜至門不敢發而去國史補

故簾令収王鍔爲淮南程作有法軍中無一棄物至故

簾亦令奴之他日付船坊以爲笠篛他皆如此唐書

麟毫爲簾漢武元吕元年甘泉宫起招仙靈閣編翠羽麟毫以爲簾洞冥記

竹簾水文漢諸陵寢皆以竹爲簾畫布爲水文及龍鳳之象西京雜記

織珠爲簾昭陽殿織珠爲簾風至聲如珩珮

薄埋范滂被收曰願得一幡簿埋于首陽山上不負黄天下不愧夷齊汝南先賢傳

布純簾箔皆以青布緣純晉東宮故事

結珠爲簾石虎于太武殿前起樓高十丈結珠爲簾垂五色玉珮風至鏗鏘和鳴拾遺記

金玉爲簾明光宫在漸臺西以金玉珠璣爲簾箔三秦記

白珠簾呂纂時胡人發張駿冢得白珠箔簾段龜龍涼州記

五色珠簾戴明寶歷朝寵倖家累千金大兒驕淫爲五色珠簾明寶不能禁謝綽宋拾遺

緯蕭河上有家貧窮緯蕭以爲業莊子

帷

舉帷摶手伍子胥將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言之于王子光者王子光見而惡其貌客以告子胥曰此易改也願令王子光重帷堂上而見其衣王子光許之子胥說之半王子光舉帷摶其手而與之坐呂氏春秋

障圍在旁曰帷說文　帷圍也以自障圍也釋名

絺帷孔子見衛靈公夫人夫人在絺帷中而拜史記

連袵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之衆連袵成帷

運籌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

帷帳文綉文帝帷帳不得文綉

與嬖居帷班始尚陰城公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所嬖居帷中而始入便伏牀下華嶠後漢書

下帷董仲舒爲博士下帷講弟子以次相授或莫見其面三年不窺舍園史記

離宮帷帳秦越咸陽西至雍離宮三百帷帳不移而具漢書

周帷成都侯王商弟内池大以行船立羽葢張周帷

集

囊為帷東方朔上疏云文帝集上書囊爲殿帷

帷內與語更始委政趙萌日夜與婦人飲宴後庭群臣

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

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遽自縱放若此

以被爲帳獻帝出長安李傕來追董承懼射之以被爲

帳幔 袁宏漢記

垂帷自掩賈琮爲冀州刺史垂帷而行及至州曰刺史

當遠視廣聽反垂帷以自掩蔽命褰帷

伏兵帷中孫峻欲誅諸恪置酒伏兵于帷中吳志

紗帷臨軒穆宗立年始二歲皇太后褚氏設白紗帷于太極前殿起帝臨軒晉書

披帷人在表槩每經傳昭户輒嘆曰經其户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非名賢乎宋書

向帷悲泣毛惠素爲少府卿性孝母服除後更修母所住處幃屏每月朔十五向帷悲泣傍人爲之感傷終身

旋闕

謨并玉質凝膚王處以單綃華幄拾遺記

撤幄見王未央宮置酒令内者爲傳太后張幄坐下大皇后旁王莽案行責内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可得與至尊并撤去更設坐傳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漢書

雲幄成帝設雲幄雲幕於甘泉紫殿世謂之三雲殿西京雜記

幄後對泣漢末黄門張讓段珪等于靈帝幄後相對泣帝驚問尚復幾時哉于是大収諸黨物理論

紺幄登祭天紫壇有紺幄帳漢書儀

幕

在裏幕幄也廣雅 幕絡也在裏之稱也釋名 幄在上曰幕幪之覆案食亦曰幕說文

幕人堂幕人掌帷幕帟綬之事周禮天官下

幕有烏楚子元伐鄭師夜遁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官下

燕巢幕上吳季札來聘過衛夜宿于戚聞鍾聲季子曰異哉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上而可以樂乎文子

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幕蒙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

合疏縷晏子復於景公曰且合升斗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緯以成帷幕（說苑）

錦帷孔子反衛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之聲璆璆然（魚豢典畧）

登府衛青征匈奴大尅武帝就拜大將軍于幕下似中因號幕府（漢書）

輕紗幕李夫人既死帝思之命工人作夫人形狀置于輕紗幕中宛然如生帝大悅漢武內傳

黑緹幕漢武帝好微行於太液池傍起宵遊宮以漆爲柱鋪黑綈之幕罷服乘輿皆尚黑色拾遺記

上飯加幕明徳馬皇后既處椒房太官上飯重加幕覆輙撤去東觀漢記

入幕賔郗超字嘉賔桓公與謝安論大事令超卧帳内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賔晉書

清油幕劉穆之孫瑀仕宦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峻書曰朱修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荆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見向宋書

遺金埋幕杜暹爲監察御史往磧西覆屯畨人賫金以遺暹固辭不受左右言不可逆其情乃受而埋之幕下既去乃移牒令取之唐書

成於帷幕劉歆與楊子雲書曰蕭何造律張蒼撰歴皆成於帷幕貢於王門律歴成

綺羅幕淮南八公詣淮南王安門皆鬚眉皓素王欲少者八公皆成十五六童子門吏以白安聞之不及履即出迎之以登思仙之臺張綺羅之幕設象牙之席葛洪神仙傳

寢布幕江都王劉宇延年爲將善綏御衆寢止布幕而已洪書

帟小幕曰帟張在上帟帟然也釋名　掌次曰師田則設重帟周禮　君於士有賜帟檀弓上

枕

鷹首枕卧爲所鷹首者也說文

視枕孝己一夕五起視親衣之厚薄枕之高下

書帛藏枕越王問范子曰寡人已聞隂陽之事穀之貴賤可得而知乎曰陽者主穀貴隂者主穀賤故當寒而不寒穀之爲暴貴當温而不温穀之爲暴賤王曰善書之帛藏之枕中以爲國寶范子曰堯舜禹湯皆有預見之明雖有凶年而民不窮王曰善以丹書置之枕中以爲邦貴越書

枕王以璞楚靈王敗于乾谿王親獨行彷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王呼之曰予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于地王寐疇枕王以璞而去之 國語

盜枕楚將子發好伎道之士有善偷者往見子發子發禮之無幾齊伐楚偷夜出盜其齊將軍枕歸之明夕復取其簪又以歸之齊師大駭還師而歸 淮南子

枕中鴻寶淮南百枕中鴻寶死秘書書言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知劉更生父德於武

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命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漢書

神枕泰山父者漢武帝東巡狩見父頭頂白光高數尺帝呼問之曰有道士教臣作神枕枕有三十二竅二十四氣八竅應八風臣行之轉少而齒生神仙傳

直臺無枕樂崧天性樸忠家貧爲郎嘗獨直臺之無被枕又凡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太常賜尚書以下朝夕飡給幃帳後漢

白盐枕魏高昌有白鹽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爲枕貢之中國

枕膝蘇則爲侍中董昭嘗枕則膝卧則推下之曰蘇則膝非佞人枕也魏志

枏榴枕張紘作枏榴枕賦陳琳在此得之因以示士人曰此吾鄉里張子幼作也吳書

玉枕自防王敦鎮豫章爲王澄以舊意所侮敦益忿怒請澄入定陰欲殺之而澄左右二十人持鐵馬鞭爲尉

軍校恒提玉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發後敦賜澄左右酒皆醉借玉枕觀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弢通信敦令力大路戎搤殺之晋書

遠枕筮者謂董豐曰君憂獄遠二枕避三沐豐既歸妻具枕授沐豐皆不從其夜果誤殺妻也

琥珀枕寧州嘗獻琥珀枕光色甚麗時北征以琥珀治金瘡上大悦命擣碎分諸將宋書武帝紀

射枕武昌王渾少而凶戾爲中書令每夕裸身露頭徃

散騎省戲因彎弓射通直郎周郎中枕以爲笑樂擲枕朱齡石少好武不事崖險舅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使舅臥聽事剪紙方一寸帖作枕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畏齡石終不敢動

借枕陳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侍宴酒後啟上借枕帝令與之顯撫枕曰臣年已老冨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南史

木枕郎基字世業清慎常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

須作況重於此者也北齊

擲枕起入王茂爲雍州長史人或譛茂反武帝弗之信令鄭紹叔往候之遇其卧因問疾茂曰我病可耳紹叔曰都下殺害日甚使君家因塗炭今欲起義長史那猶卧茂因擲枕起即袴褶隨叔入見武帝梁書

長枕玄宗嘗製大被長枕與寧王憲申共之唐書

照夜枕貴妃姊虢國夫人豪侈尤甚所枕照夜枕不知其價夜中照廡其光如晝

龜文枕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遺以琥珀枕龜文枕西京雜記

枕魅中山劉玄暮忽見一人着烏袴褶取火照之面首無七孔面莽當然乃請師筮之師曰此是君家先世物久則爲魅劉因執縛刀斫數下變爲一枕乃是其先祖之枕集異記

玉虎枕魏咸熙二年宫中夜夜有異獸或吼呼驚人乃有傷害者詔使宦者闇中伺候有白虎毛色淨密以戈

投虎即中左目俄而往取虎已隱形更搜覔乃於藏中得一玉虎頭枕左目有血帝嗟其大異問諸大臣答云昔漢誅梁冀得玉虎頭枕一枚云此枕單池國所獻檍下有篆書字云是帝辛之枕嘗與妲已同枕之是殷時遺寶也凡珍寶久則生精靈必神物憑之也拾遺記

被

覆被衾大被也說文被所以被覆人者也衾六也其下廣大如六受人也釋名

翠被楚子次于乾谿雨雪楚王皮冠秦複陶翠被豹舃執鞭以出襄三

繡被鄂君乘青翰之舟張翠蓋之華越人擁檝而歌曰山有水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舉繡被而覆之說苑

被短黔婁先生死被短露足孔子及門人見之謂其妻曰寧使正之不足不可斜之有餘家語

布被汲黯云公孫弘位至三公俸禄甚厚爲布被此詐

也王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臣誠中臣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飾詐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于君桓公亦覇是晏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今臣位為御史本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聞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史記

卧牛衣王章字仲卿疾無被卧牛衣中

誣卧錦皮廣川王去嘗疾妃昭信甚妒王愛姬陶望卿

昭信妒之譖於王曰望卿數窺郎吏疑有姦又誣望卿言節中令卧錦被王信之擊殺之漢書

蒙被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為託

綉被霍光夢詔賜綉被百領

布被祭遵奉公家無私財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後漢

宿直無被樂崧為郎獨宿直臺上無被帝乃推被與之華嶠後漢書

去官無被范丹爲萊蕪長去官無被空囊自隨

賜錦被京兆朱寵字仲威爲太尉家貧卧布被朝廷賜

錦被卧熏布被

布綯羊續字興祖爲南陽太守以清率下唯卧一幅布

綯裯綯敗糊紙補之

布被瓦𤬪王良爲大司徒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

被瓦𤬪東觀漢記

引刀中被馮豹字仲文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卧引刀斫

之正值其起中被獲免

被覆勿驚馮豹每奏事未報伏省閤下或從昏至明天子默常使小黄門持被覆之曰勿驚之

三代被服文帝詔朝臣三代大夫知被服五代大夫知飲食此言服被飲食難曉也魏書

攻驚目出景帝有目疾文鴦之來攻驚而目出懼六軍恐蒙以被痛甚齧被破晉陽秋

撲被徑出魏舒爲尚書郎或以當時郎官多非其才有

沙汰之言舒乃曰吾即其人也撲被徑出同僚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晉書

截被於門楊駿被誅初駿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外大呼曰斫斫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及是其言果驗

卧衾被中光逸字孟祖爲博昌縣令使之昌雨還遇令不在逸解衣卧衾被中令還詰之逸曰衣單昌雨如不易衣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耶令奇之而不

問

共被夜起祖逖字士雅與劉琨共被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惡聲也因起舞

去任被襆吳納爲吳興守徴爲尚書去任有被襆而已

被爲禿髪禿髪烏孤祖壽闐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爲禿髪因而氏焉

被舒覆書虞龢位在中書郎廷尉少好學居貧屋漏恐濕墳典乃被舒覆書獲全而被大濕時人以比高鳳

三幅覆屍沈麟士以揚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俗乃自爲終制遺令氣絶剔被取三幅布以覆屍反斂仍移布於屍下以爲斂服反被左右兩際以周上遺被牽去沙門釋寶志王亮欲以衲被遺之未有言及寶志忽來牽被而去

百錢布被羅研齊苟兒之後臨汝侯嘲之曰鄉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爲材不過數家有食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牀上有百鈞

布被甑中有數升麥飯寧肯爲亂乎

百幅被後裴之横字如岳少好賔重氣俠不事產業兄之高以其縱誕乃爲狹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横嘆曰大丈夫富貴必作百幅被後爲吳興守作百幅被以成其志梁書

羅文錦被高宗時豫州獻織成羅文錦被詔於雲龍門外焚之陳書

鴛鴦被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遺鴛鴦被西京雜記

兄弟同被姜肱字伯淮事繼母年少肱兄弟感凱風之孝同被而寢不入室以慰母心也海內先賢傳

竊蒙錦被傅信字子思遭父喪哀慟骨立母憐之竊以錦被蒙其上林宗往弔之見被謂之曰卿海內之儁四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郭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百許日語林

九州被邊讓字元禮才辯俊逸孔融薦於魏武曰邊讓爲九州之被則不足爲單衣襜則有餘別傳

夜卧蒿束長安孫晨家貧爲郡功曹十月無被夜卧蒿束晝收之京林故事

綉被隨風王忳字少林於客舍見諸生疾甚甚困謂忳曰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與乞收藏屍骸未及問其姓名呼吸困絶忳賣金一斤以給棺柩餘九斤置生腰下後署大度亭長到亭有白馬一疋入亭中其日大風有一綉被隨風而來從忳乘馬突入金彦父家彦父見曰真得盜矣忳得説之狀又取被示之彦父曰卿有何陰

德忳曰念葬諸生事且說形狀彥父曰真我子也忳即以被馬歸之彥父不受遣迎生喪金具存焉益都耆傳

十二幅江夏孟宗少遊學與同學共處母為作十二幅被其隣婦怪問之母曰少兒無異操懼朋類之不顧大其被以招貧生之臥庶聞君子之言耳列女傳

二幅桓任後母酷惡常憎任為作二幅箕踵被本傳

被煖晏起君曾新作被暖眠不覺晏起乃嘆暖眠使人忘起異事因命着陌上有寒苦人舉被乞之常眠布被

中杜祭酒列傳

推被恤寒親親有窮老者畧或推被以恤之竟寒不解帶而寢孫畧別傳

陽東被覆魏武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輒斫人不覺左右宜慎之後乃陽東眠所幸小兒切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莫敢近之語林

錦被反臥羊太常辛夫人字憲英性不好華從外孫胡母楊上夫人錦被夫人取反臥之夏侯孝子集

兩幅布被晉惠帝至朝歌無被中黄門以兩幅布被給帝起居注

小暮取被殷浩作楊州尹行日小暮使令左右取被襆人問其故答云刺史嚴不敢夜行郭子

縹被蔣欽為右護軍孫權嘗入其内毋練帳縹被權嘆其在貴守約勑御府為其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吴志

無絹為衾晉庾氷輔政及卒無絹為衾　齊宗室赤斧為太子詹子及卒無絹為衾武帝嘆惜

錦衾康福自言沙陀種有疾卧閤中寮佐入問疾見錦衾相顧竊戲曰錦衾爛兮福聞之怒曰安得謂我爲奚五代史

神絲繡被同昌公主堂中設神絲繡被繡三千鴛鴦間以奇花異葉其精巧華麗絶比其上絡以靈粟之珠如粟粒五色輝映

霞紋被唐司馬子微洛州温人廬天台不出睿宗命其兄承禕就之錫寶琴霞紋被還山 浯溪續書

鵝毛被南方之酋豪多選鵝之細毛夾以布帛絮而爲被幅縱横納之其温柔不下千挾纊也俗云鵝毛被柔而性偏冷宜覆嬰兒兼辟卒驚癇唐劉恂嶺表錄異

柔毫褥地日國薦蛟毫之白褥以蛟毫織爲褥也此毫柔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褥洞冥記

神錦被元和八年大軫國貢神錦被水蠶絲所織也方二丈厚一寸其上龍文鳳彩殆非人工得水則舒遇火則縮杜陽編

合歡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文綵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

罨靸被鄭愚津陽門詩象床塵埃罨靸被注上在華清日罨颯公主嘗與上晨聽按水心調愛王起晚遽自真珠被而出及冠至倉惶隨駕出宮后不之省及上歸南宮一旦入此中而當時罨畫之被宛然塵積矣

褥

茲爾雅曰褥謂之茲

褻辱褥人所坐褻辱也釋名

虎皮茵車中所坐用虎皮也

紫羅文褥周穆王時紫羅文褥者壇孫國所獻拾遺記

羆褥周靈王起昆昭之臺設狐腋素裘羆羆文褥羆褥是西域所獻也施於臺上坐者皆温

錦茵尉佗臥象牀錦茵南越傳

綉茵霍禹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綉茵飾以金塗韋絮輪漢書

鴛鴦褥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遺鴛鴦褥西京雜記

重茵祭遵有病詔賜重茵東觀漢記

錦緣石虎作褥長三丈用錦緣之鄴中記

送褥大將軍収周侯至石頭坐南門石盤上將戮之送褥已褥與周語林

補衲茵褥太祖性節儉帷帳屏風壞則補衲茵褥取温無有緣飾魏志

苦褥泰温王朗上疏曰老臣慺慺願國家同祚於軒轅

之伍某少小常若被褥㤗温則不能使軟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全小緼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

厚褥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從李誘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人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客多貧爲廣被大褥吳錄

夜則累茵晉孝武年十三四時冬天晝日不著衣夜則累茵褥謝公云體宜令常和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生之術帝曰夜静宜温謝公出而嘆之世說

蒲褥宗則高尚不仕王儉亦雅重之贈以蒲褥筍席齊書

豹褥褚彦回弟澄爲左右尚書彦回薨澄以錢一萬一千就招提寺贖高帝所賜彦回白豹坐褥

夢褥見賜柳慶遠爲儀同初慶遠從父兄世隆嘗謂慶遠曰吾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門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爲太尉謂元景也

車上無褥郦朱世隆將被誅此年正月晦日令僕并不

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内太守因帖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今且爲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于洛濵遊觀至晚王遣省將軍自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爲之記識後魏書

詔賜席褥丁潭以光禄大夫歸第詔賜床帳席褥

毛可爲褥北方有氷萬里厚百丈𪕬鼠在氷下土中其毛長八尺可以爲褥也神異經

氊

蛩蛩毛可以爲氈說文

細罽氈旃也毛相著旃旃然也釋名氈細罽也集韻

氈綈漢武帝以氈綈藉地惡轍之喧也拾遺錄

咽氈蘇武使匈奴匈奴絶不與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氈毛褁咽之漢書

細氈王吉諫昌邑王遊獵曰夫廣厦之下細氈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其樂豈銜橛之間哉

氈爲墻江都王女細君歌云遠適異國烏孫王穹廬爲

室氈爲壇

佳氈李勝爲荆州刺史往辭太傅曹爽因祭之太傅曰謬問勝曰幷州有佳氈可致之勝出曰太傅毛無能爲也魏志

氈裹鄧艾伐蜀自平平行無人之地鑿山通道作橋以氈自裹推轉而下

置鍼氈中杜預子錫爲愍懷太子舍人屢直諫於太子太子患之置鍼於錫坐處氈中錫上刺足血出晋書

韡中弊氈慕容熙后符氏慕容隆妻張氏熙之嫂也美姿容有巧思熙將以為符氏之殉欲以罪殺之乃毁其襚韡中有弊氈遂錫死三女叩頭求哀熙不許載記

胡塵太康中天下以氈為陌頭及帶身袴口於是百姓相戲曰中國其必為胡所殺也夫氈胡之所產也而今天下以為陌頭帶身袴口胡既三制之矣

撤氈桓豹奴病勞冷無氈可卧桓車騎自撤已眠氈與之俗說

青氈王子敬在齋中卧偷人取物一室之内畧盡子敬卧而不動偷遂登榻欲有所覓子敬因呼曰偷兒石染青氈是我家舊物可特置否於是羣偷置物驚走語林

餉氈孔奂爲晉陵太守清白自守妻子并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號爲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奂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氈一具奂辭不受齊書

裁氈夜縫裴寛與東魏將彭樂戰於新城因傷被擒至

河陰見齊文襄寛舉止閑雅善于占對文襄甚賞異之解鎖付館厚加禮遇寛乃裁所臥氊夜縋而出因循還

北齊書

鋪氊以渡清河三年周師及突厥至并州突厥謂周人曰爾言齊亂故我伐之今齊人服中有鐵何可當耶遂還至陘嶺凍滑乃鋪氊以渡之

敗氊綦儁佞巧能候當途斛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性多詐賀拔勝出鎮荆州過儁别因辭故見敗氊獘被更

遺之錢物

大花氈羌女人被大花氈以爲盛服 廣志

毳氈夫胡人見麻不知其可以爲布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爲氈故不通於物者不可與言俗 淮南子

被毳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緜之麗密 聖主得賢臣頌 純緜也謂織爲繒帛之麗緜纊之密也 注

比肩氈陸雲詩曰冬坐比肩氈比肩獸名也

絳紫氈調斯國有石青染氈絳紫氈 日南傳

簟

竹席簟竹席也說文簟簟也布之簟然正平也釋名

籧篨簟宋魏之間謂之笙或謂之籧篨自關而東謂之簟其精者謂之籧篨行唐自關而東周楚魏之間謂之倚佯自關而西謂之行唐方言

象牙簟武帝以象牙爲簟賜李夫人西京雜記

丈二竹簟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六隱事能消却姦邪常以良日允與立入爲獻帝誦孝經一

章以文二竹簟畫九宫其上隨日時入焉及允被害乃不復行也東觀漢記

坐薦王恭字孝伯與王忱齊名友善恭有六尺簟忱見之謂其有餘因求之輒輒以送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晉書

象牙細簟車永為廣州刺史永子謐使工作象牙細簟工患之也王隱晉書

金簟林邑王永明九年遣使貢獻金簟等物蕭子顯齊書

蕉簟席之上先萑簟樽之上先玄酒先王貴之先本而後末也淮南子

雙文簟太子納妃有赤花雙文簟東宮舊事

流黃簟會稽獻竹簟供御世號爲流黃簟西京雜記

雙文簟令致八尺文二細桃枝簟十枚黃箋雙文簟二領黃箋獨坐雙文簟一枚庾翼與王䁱書

桃枝細簟馬棱爲會稽太守詔詰會稽車牛不務堅強車皆以桃枝細簟東觀漢記桃笙象簟韜於筒中吳都賦注桃

筌桃枝箄也吳人謂箄爲筌又象牙以爲箄

楚箄楚箄陳於玉房巴箱列於椒臺王僧竹箄賦

薦席

薦藉薦藉也禮天子諸侯有黼黼純說文薦所以自薦藉也蒲草也以蒲作之其體平也席釋也可卷可釋也釋名

藺蒲席黃帝詔使百辟羣臣受德教者先列珪玉於藺蒲席上拾遺記

蔣席禹爲蔣席頗緣此彌侈矣而國不服者三十三服

作茵席雕文彌侈矣國之不服者五十三 韓子

降席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紂不降席而天下亂 子思子

文綺席桀紂之時婦人坐文綺之席衣以純綺之衣 六韜

席銘武王踐祚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

門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

右端之銘曰所鑒不遠視邇所代 大戴禮

碧蒲席穆王時西王母來敷碧蒲之席黄莞之薦莞色若

金 拾遺記

滅葭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滅葭而席公不説曰子獨席何也對曰臣聞介冑坐不獄席訟不席二者皆憂也臣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善令大夫侍席晏子

伏青蒲元帝病史丹以親密侍候上獨寢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

俯首刮席更始至長安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俯首刮席不敢視後漢

班坐絶席來歙征隗囂經至洛陽斬囂守將金梁因保

其城置乃悉兵圍晷陽築堤灌城歙固守矢盡發屋斷木爲兵上自將上隴囂衆潰走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上

未嘗賜席鄧訓於閨門甚嚴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接以温色

布席於水趙丙有術嘗至渡頭求船不得乃布席於水而坐呼風乃過

織席自給李恂遷武威太守坐事免織席自給

持蒲編席郭丹師事公孫昌敬重常持蒲編席人異之

東觀漢記

諸將絕席王常爲横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

寒自温席黄香家貧躬執勤苦盡心供養暑則扇床枕寒則自温席

三公絕席張禹爲太傅尚書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内乃召禹與三公絕席

三獨坐宣秉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持詔御史中丞

與司隷校尉尚書令會同幷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重五十席戴憑徵博士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世祖問其故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令與諸儒難說帝善之後正旦朝賀令羣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重五十席京師議曰解經不窮戴侍中謝承後漢書

坐重八九席殷亮爲博士講學大夫諸儒論勝者賜席

亮坐重八九席帝曰學不如是也

拔刀斷席許敬字鴻卿其鄉吏有誣告者會於縣令坐敬拔刀斷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

坐無完席汝南薛惇字子禮爲北海長史家貧坐無完席妻曰君無俸祿給子孫使無完席耶惇以善者與妻自坐其敗者

家無完席衛良字叔賢拜尚書令病罷官還家家無完席賔客省之者坐桑下談論飲水去

坐於凍地表尚表熙奔遼東公孫康先置精勇於廐中請熙尚熙入乃縛之坐於凍地尚寒求席熙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典畧

織席爲業先主少孤毋販履織席爲業蜀志

坐無空席王渾爲將軍鎮壽陽虛懷撫士坐無空席晉書

撤牀雜薦陶侃字士衡親人過宿侃時大雪無草侃毋湛撤牀雜薦手挫給客斗馬王隱晉書

褁以席王敦死褁以席塗以蠟埋齋中晉中興書

不用綠緣立敬后廟薦席不用綠緣晉建武起居注

以席自障高祖庬年十五出避難追者急走避民家入其屋以席自障追者入屋發視無所見遂免前燕錄

以金席藉林邑王陽初在孕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席藉之其色光麗夷人謂金之精者爲陽邁中國云紫磨者因以爲名宋書

蒐白席元嘉中劉禎爲御史中丞奏風聞廣州刺史韋朗於州部作蒐白席三百二十領請以事追免朗官宋起居注

抽席懸車劉璡字子敬映介好禮嘗與故人共車於津陽内見一女子容姿甚麗盼睞之璡因抽坐席懸車中以隔絶之其正如此吳均齊春秋

緣緣席藉玄宗子潁王璬爲劔南節度大使玄宗將幸蜀遣璬先赴本郡渡綿州江乘船見以緣緣席而藉者顧曰此可以寢處奈何踐之令撒去唐書

持席哭市代宗時晉州男女郇模以麻辮髪持竹筐葦席哭於東市以三十二論時政每字條一事上即召見

錦緣薦人君所察者三不可以不知不知行與不行譬以方爲輪也不知宜與不宜譬以錦緣薦也魯連子

緣熊席昭陽公設緣熊席毛皆長一尺余眠而雍毛自弊望之者不能見也坐則設席其中雜薰諸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也西京雜記

回風席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遺回風席

茅蕺爲席鄭敬以茅蕺爲席常隨杞柳之陰汝南先賢傳

常卷坐席隆修字奉遷爲豫章太守廳事薦編絶不改

易郡風俗不整常卷坐席唯徐穉李贇數詣問乃待以殊禮會稽典錄

虎鬚草名虎鬚者江東織以為席曰西王母也崔豹古今注

龍鬚太子有獨坐龍鬚席赤皮席花席經席東宮舊事

白菅䴊山至箕尾山其神皆鳥身龍首祀之用白菅為席山海經

紫羅武帝齋於尋真臺紫羅薦地夜二更後西王母至也漢內傳

蕖席蕖蕖草高五人葉色如紺葉形如半月之勢亦曰半月花草無色其質温柔可以爲席拾遺記

濡濡方丈山有草名濡濡葉色如紺莖色如漆細軟可縈海人織以爲薦席卷之不盈一手舒之則列坐方國之賓

葮席崑崙山有葮紅色可編爲席温柔如毯毛焉

雲紈席瀛洲南有金巒之觀有青瑶瓦覆以雲紈之素席用香水柔莞

麟文燕昭王設麟文席麟文席者錯雜寶飾席爲雲霞麟鳳之狀

魚鬚登白鹿山延成君入爲敷魚鬚之席成公興內傳

象牙席淮南王爲八公設象牙席神仙傳

曬暴薦席庾寔妻毛氏五月曬暴薦席忽見其三歲女在席下薦上臥驚怛庾滅女真形在别床如故不旬而夭世傳仲夏忌移牀異苑

五彩綫編石虎作席以錦囊五雜香以五彩綫編蒲皮

緣之錦 鄴州中記

桃枝席安城郡令屬江州出桃枝席 范汪荆州記

賦席張儼朱異張純三人共詣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告各爲賦然後乃坐純乃賦席曰席爲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 文士傳

一席萬金嚴君平成都市賣卜詔徵不起蜀有富人羅仲與君平善問何以不仕曰無車粮仲即與具車馬糧科君平曰吾病身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也我有

餘而子不足奈何以爲不足奉有餘也仲曰吾一席直萬金子無擔石乃云有餘謬矣高士傳

單席張充爲州治中從事刺史每日坐高床爲從事設單席於地益部耆舊傳

坐無完席吳隱之字處黙鄄城人轉廣州刺史返舟之日唯身而已宅有茅茨六間坐無完席以蓬爲屏風鍾元良吏傳

董崑字文通爲大農帑丞坐無完席

雲母御席常山爲林大陸曰澤蕉葭蒲葦雲母御席地

産不爲無珍也盧毓冀州論

劉席分坐管寧與華歆同席嘗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世說

莽煌岱輿山有草名莽煌葉圓如荷去之十步炙人衣服則焦鳥獸不敢近也刈以爲席方冬彌温以枝相摩則火出矣拾遺記

身温羅威字德行性至孝母老天寒以身温席而後授其處搜神記

几

广物几广也所以广物也釋名

投几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丐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智伯怒投之以几出於其間襄十

設而不倚薳啓疆曰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禮之至也昭五

倚几左史倚相曰倚几有訓誦之諫楚語

賜几吳王稱疾不朝驗問不實及後使人爲秋請上復

責問吳使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於是天子賜吳王杖几漢書

賜臥几黃香爲尚書郎以香父尚在賜以臥几靈壽杖東觀漢記

重賞賜几上初即位先訪求茂詔曰前密令卓茂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令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賜几杖

憑几坐榻馬援憑几而見梁竇子弟文舉坐榻而授徐文高拜姚信士緯

素憑几太祖爲司空丞相毛玠爲東曹椽太祖平柳城頒所獲物特以素屏風素憑几以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物魏志

斫几呂布遣陳登詣太祖因陳布勇而無謀宜早圖之太祖悅始因登求徐州牧不獲及登還布拔戟斫几責之

撫几劉毅字仲雄以太康六年卒帝撫几驚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即贈儀同三司晉書

賜几不朝魏舒以年老稱疾遜位詔賜几杖不朝及錢百萬牀帳簟褥

棐几誤刮王羲之字逸少嘗徃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累日

憑几鼓琴沈麟士字雲禎隱居以篤學爲務恒憑素几鼓素琴宋書

蹝上賜几王冲爲太子少傅武帝以冲前代舊臣特申長幼之敬文帝即位尊大益加常從幸司空徐度宅宴

筵之上賜之以几陳書

玉几不眠咸陽王僖謀逆誅其宫人爲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蹋霜與露後魏書

隱几嘘嗒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焉似喪其偶莊子

梯几西王母梯几而戴勝山海經

玉几天子用玉几漢舊儀

黄金几帝受西王母五岳真形經盛以黄金之几漢武內傳

綈几漢制天子玉几冬則扣綈錦其上謂之綈几公侯皆以木爲几冬則以細罽爲橐憑之不得加綈錦之飾於几案西京雜記

白桐几葛仙翁憑白桐几學數十年白桐登仙几化爲白虎三脚兩頭往往人見之會稽典錄

漆畫御物三十種有上車漆畫重几大小各一枚魏武上疏

門吏憑几任元褒爲光祿勳孫憑翊往詣之見門吏憑几視之孫入語任曰吏憑几對客爲非禮任便推之吏

答云得罰體痛以横木扶之非憑几也孫曰直木横施植其兩足便爲憑几何必狐蹯鵠曲木抱腰（語林）

几板爲文魏朝封文王文王固讓公卿皆當喻旨司空鄭冲等馳使從阮籍求其文立待之籍時在袁孝尼家宿扶而起書几板爲文無所治定乃寫付信（戴逵竹林七賢論）

五色几石虎御座几悉漆雕畫皆爲五色花也（鄴中記）

能作几歷陽召秀之剡有一人著平巾袴褶語秀云聞君巧侔班輸刻几尤妙太山府君相召秀之自陳云劉

政能造數旬而殞石氏猶存作几有名遂以致斃異苑

金几海中有金臺水出百丈臺其内有金几雕文備制上有百味之食幽明錄

石几衡山有石室内有石床石几南岳記

案

案檈圓案也

爲寫陳楚宋魏謂案爲寫方言

同案而食太子常與荆軻同案而食燕子

玉案之食項王使武涉淮陰侯淮陰侯曰臣故事項王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及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玉貝之劔臣背之內愧於心（楚漢春秋）

持案進食高祖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甚恭上蹲踞罵之（史記）

對案不食萬石君石奮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對案不食（漢書）

金銀飾案貢禹奏曰見賜杯案畫文金銀飾非當所以

食臣下也

案上杯酒朱博爲人亷儉自微賤至富貴不食重祿案

上不過三杯酒

不案上食許后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宫親奉案上

食

飲時抵案更始韓夫人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奉事輒怒

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手起抵破書案東觀記

拜妻奉案魏霸延年元年仕爲光祿大夫妻死長兄伯

爲娶妻送至官舍覇曰年老兒子備具何用空養他家老嫗爲即自入拜其妻手奉案前内跪曰不敢相屈而妻慚求去

每談屏案尹敏字幼季與班彪相友善每相與談論輒屏案不食

舉案齊眉梁鴻常賃舂每歸妻爲具食舉案齊眉

杯案蔡彤素清在遼東三十年衣無儲副賜錢百萬下至杯案食物大小重沓

郡作書案江秉之爲新安太守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

留以付庫南史

木案食郭祖深清儉素木案食不過一肉宋書

奏案皇太子妃初拜有漆金度足奏案一枚東宮舊事按行

曹公器物有奏案五枚又作欹枕以臥視書陸雲與兄機書

斫奏案曹公平荆州欲伐吳張昭等皆勸迎曹公唯周

瑜魯肅陳距北之計孫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復有

言迎北軍者與此案同江表傳

雜寶案武帝為七寶牀雜寶案於桂宮中西京雜記

短人案行武帝時東郡獻短人長五寸上疑是山精常令在案行東方朔問曰巨靈汝何以叛阿母健否漢武故事

舉案投江吳戒字貴齊性剛直同業生陳升為賊戒見之升為設食戒曰汝已為賊奈何為設食因舉案投江中令其趣降廣陵傳

金案吳興人沈羲為仙人所迎上見老君玉女以金案玉杯藥賜羲曰此神仙丹不死之藥神仙傳

玉案石季龍以宮人爲女官門下通事以玉案行文書

有案置石百丈山上有石房內有案置石書二卷異苑

杖

鄧林夸父與日競走渴飲河渭不足北走大澤未至道死棄其杖化爲鄧林山海經

青節之杖老子當周之末居及景日室之山與世人絕跡唯有黃髮老叟五人手中挺青節之杖出入室中與老子共談天地之數拾遺錄

杖藜　子貢乘大馬軒車不容巷徃見原憲杖藜應門莊子

荷杖　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曰子之父不有恙乎持杖而揖之問曰子之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杙步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親疏之義又况于以尊位厚禄乎呂覽

奪杖以敲　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定上

鳩杖漢高祖與項籍戰京縈間遁叢薄中時有鳩鳴其樹追者不疑遂得脱及即位異此鳥故作鳩杖賜老人也風俗通

金杖漢文帝微服過魯魯少年拄金杖出應門搜神記

九節杖孝武皇帝登少室見一女子以九節杖仰指曰閉左目開右目氣且絶久乃蘇息武帝使問之所行何等女子不答東方朔曰婦人食日精者劉根别傳

玉箱杖帝先有玉箱杖是西湖母所獻帝甚愛之崩後

故以入榔其年人有於扶風郿市中買得者帝時左右侍人識之告有司詰聞云見市中有一人賣之實不知賣杖主名也漢武內傳

邛竹杖張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史記

青藜杖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黄衣植青藜杖扣門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

老人乃吹杖端出火因以照向具説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説繁廣向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答曰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金卯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余畧授子焉至向子歆從授其術向亦不悟其妙也拾遺録

積竹刺杖昌邑王賀徵爲天子到滎陽買積竹刺杖二枚龔遂諫曰積竹刺杖者驕蹇少年杖也大王奉大喪

當挂竹杖新亭

賜玉杖嘉平中袁逢為三公賜玉杖華嶠後漢書

青蘆杖糜竺用陶朱計術日益富有室庫千間竺常賑生恤死家内馬廐旁有古塜夜聞泣聲尋之見婦訴云漢末為赤眉所害剖棺見剥乞更深埋并乞斂衣自掩竺從其言後歷一年復見前婦云君財寶可支一世應遭大厄今以青蘆杖一枚長九尺報君衣棺之恵竺挾杖而歸所住鄰家常見竺家有一青氣如龍蛇之狀又

有青衣童子數人來云糜竺家當有火賴君能恤斂枯骨天道不孤君德故來攘却此災使君財物不盡旬日火從庫起燒其珠玉十分遺一火盛之時見青衣童子十數來撲火又有氣如雲覆火上即滅拾遺錄

延年杖文帝引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賜之几杖詔曰夫先王制几杖之錫所以賓禮黄耇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以淑德高年受兹嘉錫其賜公延年杖及憑几魏志

起蒻周宣為郡史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曹公當

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宣占之曰夫杖起弱藥治人病

八月一日黃巾賊必滅至時果敗

藜杖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山濤又以其母老年

幷賜藜杖一枚晉書

掛杖頭阮宣子出行常以百錢掛杖頭每至酒家輒活

醉而歸

御府杖甄琛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

出入後魏書

青竹杖費長房欲求道而顧家夏壺公乃斷一青竹杖與長房身等使懸之舍見家人後以爲縊死大小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人無見者後長房歸家人不信是房房曰往日所葬竹且發塚視杖猶在神仙傳

竹杖壺公遣長房歸以一竹杖與之騎此當到家以杖投葛陂中長房騎杖忽然如睡便到家以杖投葛陂中顧之乃青龍也

銀角桃杖今賜足下銀角桃杖一枚魏武帝與楊彪書

甘蔗爲杖魏文嘗與平虜將軍劉勲奮威鄧展共食飲宿閑展有手臂曉五兵余與論劒酒酣耳熱方食甘蔗使以爲杖下殿交三中其臂與論

銀杖陳敏孫皓之世爲江夏太守自建業赴職聞宫亭廟驗過乞在任安穏當許上銀杖一枚年限既滿作杖擬以還廟撫插鐵以爲幹以銀塗之尋徵爲散騎常侍往宫亭送杖於廟中乞即進路日晚降神巫宣教曰陳敏許我銀杖今以塗杖見與投杖水中當送以還之欺

蔑之罪不可容也於是取杖看之剖視衆見鐵幹乃置之湖中杖浮在水上其疾如飛遥到敏舫前敏舟遂覆也神異記

杖瘞拔出陳留史均字威明嘗得病臨死謂其母曰我得復生埋我杖瘞我若杖拔出之及死埋杖如其言七日往視杖果拔即掘出之便平復如故列異傳

塔形謝尚夢其父告之曰西南有氣至衝人必死勿當其鋒見塔寺可禳未暇立寺可杖頭刻作塔形見有氣

來指之尚如其言置杖左右果有黒氣衝尚家尚以杖指之氣即迴散闔門獲全氣所經處數里無復孑遺塔記

山桃杖後魏河澗邢巒字山賔遷殿中侍御史嘗有疾筴山桃杖帝問此何杖荅曰臣源杖太武諱燾故言焉談藪

金杖佛圖澄死以澄所服金杖銀鉢内著棺中經後再開棺視之不見體骨唯見杖鉢二石僞事

杖生成榛祇洹精舍西北四里有榛林名曰得眼本有五百盲人佛爲說法盡得眼開盲人喜剌杖著地頭面

作禮杖遂生長成樣 法顯記

青竹杖南野縣有漢監匠陳鄰其人通靈夜嘗乘龍還家其婦懷身母疑與外人通密看乃知是鄰乘龍龍至家輒化成青竹杖隣內致户前母不知因將杖去須臾光彩滿堂俄爾飛失杖乃御雙鵠還 鄧德明南康記

聖賢爲杖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顛是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爲巢乘危履傾則以聖賢爲杖也 陸賈新語

麒麟角杖劉向別傳曰有麒麟角杖

牀

安身說文牀安身之几坐徐曰牀即以安身也廣韻簀也釋名裝也所以自裝載也廣韻棲謂之牀異名牀齊魯謂之簀陳楚之間謂之第北燕朝鮮謂之𣐊秦晉之間謂之杠南楚趙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梓衛之北郊趙魏之間謂之牒方言

殺孟陽齊無知弒其君殺孟陽于床注云陽小臣代公

居牀 莊上

登子反牀楚子圍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 宣下

下氷而牀夏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掘地下氷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爲令尹 襄三

牀笫不安晉獻公寢而不寐叔虎曰牀笫之不安耶驪

姬之不存側耶國語

筐牀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泣涕沾襟及其至于王所與王同匡床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莊子

象牀孟嘗君至楚獻象床郢之登徒直送之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戌曰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標妻賣息不足以償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獻之戌曰諾戰國策

簀床袁術僭號人情離叛欲北至青州曹操使劉備邀之至江寧坐簀牀而嘆曰袁術乃至於此乎歐血而死

范曄後漢書

板牀向栩性卓詭常於竈北坐板牀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

夏坐榆牀羊茂字季寶爲東郡太守冬日坐白羊皮夏月坐一榆木板牀蔬食出界買鹽豉食之

夏坐板牀薛淳爲漢中太守夏但坐板牀不設席冬坐

羊皮河内高弘爲瑯琊相亦然也
客臥下牀陳登字元龍許汜與劉備并在荆州牧劉表坐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有事耶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主客之意元龍不相與語自上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濟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耶表

大笑 魏志

此坐可惜武帝會宴凌雲臺衛瓘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言因以手撫帝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甚大醉也瓘於此不復言 晉書

撫牀呼字齊獻王攸特爲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坐也幾爲太子者數矣

詔升御床中宗既登尊號百官陪列詔王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辭曰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中宗乃止

小牀獨坐陶淡字起静好道養年十五六便絶穀設小牀常獨坐不與人共

御牀忽陷桓玄從荆州下都簒位所坐御牀忽陷殷仲文進曰將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悦

地牀公孫鳳隱於昌黎九城寢於地牀也燕書

局脚牀武帝初開國有司奏東西堂於局脚牀銀塗釘上不許使用直脚釘用鐵也沈約宋書

眠牀有血江湛為元兇劭所害初湛家數見怪異未敗

少日所眠牀忽有數斗血

坐牀生埃王徽不仕元亮之數徽尋書玩古遂至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皆生埃惟當坐處獨淨

牀狹自開羊戎好爲雙聲江夏王義恭嘗設齋使戎布牀須臾王出以牀狹乃自開牀戎曰官家恨狹更廣方寸王笑曰卿豈雙聲惟喜乃辨士也

移我遠客張敷爲中書舍人狄當周起善管務要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接便不如不往詎

可輕行當日吾等幷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數先方設二牀去壁三尺二客就席數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起等失色而去其自接過如此

焚瓊坐牀王僧達大明中以歸順功封寧陵縣五等侯遷中書舍人黄門郎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也宅與僧達等幷嘗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改服瓊之就坐僧達乃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何親遂焚瓊之所坐之床

江敎移牀紀僧真韋於武帝稍歷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吏遭逢聖時陛勞至此爲兒婚得荀昭先女即時無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江敎謝蘥我不得歷此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敎登榻坐定敎便命左右曰移吾牀讓之僧真喪氣而退齊書

拂牀虞愿除後軍將軍褚彥回詣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卷彥回歎曰虞君廉清乃至於此令人

掃地拂床而去

舊床致歸竟陵王子良爲會稽郡閤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乃致以歸後於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覊服以充之

玳瑁牀少帝夜醉蕭坦之與曹道中挾抱還延昌殿置玳瑁牀上又韓嫣以玳瑁爲牀西京雜記

蹙柏魚宏性奢侈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玩車馬皆一時之絶有眠牀一張皆是蹙柏四面周匝無一有異

通用銀鏤金花兩重爲脚也 梁書

六尺方牀賀革字文明少以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餘輟耒就受父業精力不怠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横臥其上不盡其義終不肯食

金牀西域龜茲等國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與其妻并坐接客

板床隨陰魏収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板爲之銳減而精力不輟 後魏書

七寶牀韓武除龍驤將軍郢州刺史獻七寶牀象牙席

蘭錡自逸侯景既篡位聞義師轉近猜忌彌深牀前蘭

錡自逸然後見客南史

膝痕長沙王懿孫藻性恬靜獨處一室牀有膝痕宗室

衣冠莫不楷則

玉牀世本曰紂爲玉牀

夫木爲牀老萊子隱蒙山之陽夫木爲牀皇甫謐高士傳

珊瑚牀武帝受西王母真形六甲雲飛十二事帝盛以

黃金几封以白玉函珊瑚爲牀紫錦爲帳安著栢梁臺上武帝內傳

七寶牀武帝爲七寶牀雜寶屏風列寶帳設於桂宮中時人謂之四寶宮西京雜記

畫石牀上董威常臥延清之室以畫石爲牀文如錦也

石體甚輕出在郅支國上設紫瑠璃帳火齊屏風拾遺記

象牀石季倫屑沉水之香如塵末而置象牀上使所愛者踐之無跡則賜珍珠百琲若有跡者則節其飲食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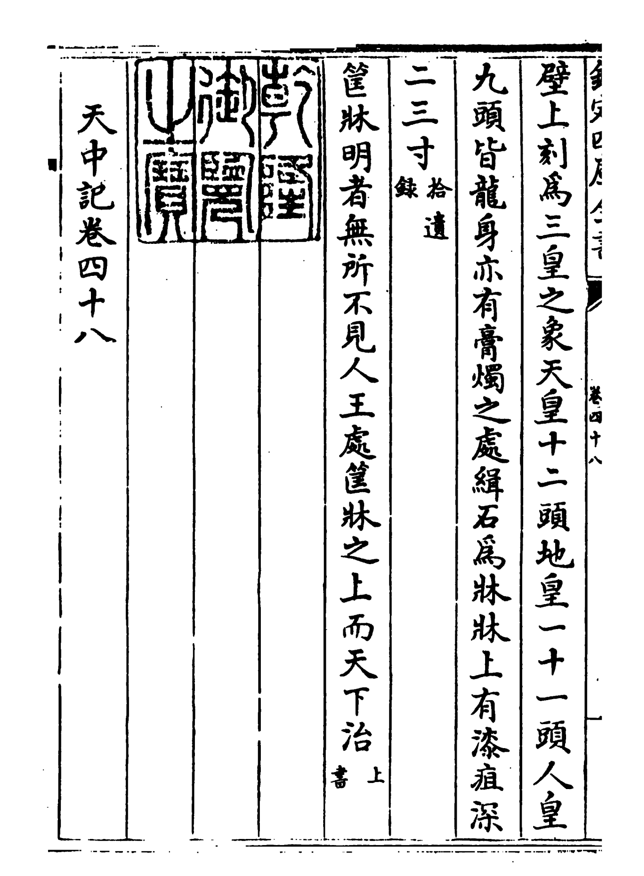
體弱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珍珠

局脚石牀長沙郡有賈誼所穿井井傍有局脚石床一牀可容一人坐其形古制云誼所坐牀也盛荆

石牀金鄉焦氏山北有漢司隸校尉曾峻塚前有石牀長八尺瑩摩鮮明叩之即鳴時太尉從事中郎傅珍之諮議參軍周安穆折石牀各取一頭爲曾氏之後所訟西征記

牀方三丈石虎御牀辟方三丈其餘牀皆局脚高下六

寸後宮別坊中有小形玉牀有轉關林射鳥獸鄴中記
沉香板牀沙門支法存有八尺沉香板牀刺史王淡息
切求不與遂殺而籍焉後息疾存出爲祟也異苑
牀塵不拂簡文爲撫軍時所作牀牀上塵不聽左右拂
見鼠行視以爲佳語林
因帖臥牀袁紹年少時曾夜以劍遣人擲魏武帝下不
著帝揆其後必高因帖臥牀劍至果焉世說
緝石爲牀頻斯國有楓林林東有大石室可容萬人坐



壁上刻爲三皇之象天皇十二頭地皇一十一頭人皇九頭皆龍身亦有膏燭之處緝石爲牀牀上有漆𤸃深二三寸拾遺錄

筐牀明者無所不見人王處筐牀之上而天下治上書

天中記卷四十八